

女人帮

陈群峰 著

读书季
Reading

这座城
我来了
我想留下

脚下的这座城，你找到归属感了么

写给每一个心中仍有小小坚持，渴望被妥善保护的少女

中国工人出版社

女人帮

陈群峰 著

 中国工人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女人帮 / 蔡群峰著. —北京:中国工人出版社, 2012.6

ISBN 978-7-5008-5198-1

I. ①女… II. ①蔡… III. ①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2)第099788号

女人帮

- 出 版 人 李庆堂
责任编辑 宋 杨 吴 迪
责任校对 赵贵芬
责任印制 杨向辉
出版发行 中国工人出版社(北京市东城区鼓楼外大街45号 邮编:100120)
网 址 <http://www.wp-china.com>
电 话 010-62350006(总编室) 010-82075934(社科文艺分社)
010-62005038(传真)
发行热线 010-62383056 62005042(传真)
读者服务 010-62389465
经 销 各地书店
印 刷 三河市东方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880毫米×1230毫米 1/32
印 张 12.5
字 数 300千字
版 次 2012年6月第1版 2012年6月第1次印刷
定 价 25.00元
-

本书如有破损、缺页、装订错误,请与本社读者服务部门联系更换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第一章	初到北京	1
第二章	巧遇	20
第三章	初露锋芒	32
第四章	恋爱	50
第五章	奇遇	64
第六章	失恋	77
第七章	获救	96
第八章	搬进楼房	109
第九章	无处可去	123
第十章	疯狂的歌厅	136
第十一章	受伤	151
第十二章	婚介所	171

190	--	第十三章	意外发现
209	--	第十四章	发财
227	--	第十五章	可乐也能避孕
247	--	第十六章	新人新房
267	--	第十七章	培训班的奥秘
284	--	第十八章	大打出手
302	--	第十九章	转行
318	--	第二十章	在北京过春节
337	--	第二十一章	周琴出走
353	--	第二十二章	老符病了
366	--	第二十三章	周琴回来了
381	--	第二十四章	走向何方

第一章 初到北京

—

火车晚了一个多小时,直到上午 10 点 20 分,王贝才裹在拥挤的人群里摇摇晃晃地走出北京火车站出站口。终于到北京了,她掀开帽子,露出一头自然浅黄的头发,大大的眼睛,浅黄的眼珠闪着一丝透亮的光,长舒一口气,展现一丝微笑,这是自己从小学开始读着天安门的课文就向往的地方。王贝这次是来投奔表姐卢兴芳的。家里人都说表姐有出息,在北京挣了大钱。摸摸口袋,表姐给的地址还在,王贝回头看了看火车站,这个高大的塔式建筑,嘴边浮出自信的微笑,她仿佛看到新的生活正在自己眼前。因为行李太多,走走停停,好不容易才找到表姐交代的地址——肖家河西街 XX 号,这是一个向东开的门。推门进去,一个中等个儿有些发

胖的小伙子眯缝着眼打量后问：“你找哪个？”浓重的南方口音。“找卢兴芳。”王贝回答。“你是王贝吧，她晚上回来，你先到我屋里等一等。”说完，小伙子过来接过行李，带王贝走进了西边的一个小房间。

院子不大，台基上正房三间，耳房两间，檩、柱还隐约能看出原来的红色，墙壁上的白灰有些已经脱落。东厢房两间，西厢房三小间。西南边的墙角上还有南房两间，白白的墙壁，显然是新建的。正房和厢房之间有两间小房子，可能是厨房。院中到处都是堆放的杂物。王贝跟着小伙子进了他的房间。一个挺着大肚子的红脸女人站起来微笑着迎接她。小伙子介绍：“我老婆小荣，快生孩子了，我姓刘。房子太小了，坐，坐。”床上的被子胡乱堆着，紧挨着是个小桌子，堆满了油盐酱醋瓶子罐子，门口有一个煤炉子，连接的烟筒伸向屋外，头顶上的铁丝挂着衣服和毛巾。人进门还得低着头。整个也超不过十平方米。通过聊天，王贝知道，小刘来自安徽，做装修，小荣来自甘肃，原来在当街的超市发超市工作，和小刘认识结婚后，也和小刘一起搞装修。前年生了一个女孩，送回老家奶奶看着，想生儿子，就又怀上了。吃晚饭的时候，听见外面有人大声说：“我妹子到了不？”王贝刚一探头，就看见一个30多岁，中等身材，圆脸，丰满，白净，身着宽松上衣，下穿黑色呢子长裙，脚穿高筒鞋子的时髦女人走了进来，唯一不协调的是她挎着一个编织袋，而不是女士坤包，她想这就是表姐卢兴芳了，有点儿兴奋有点儿生疏地说：“表姐，我到了。”卢兴芳几步过去，接过行李，审视的眼神在王贝的身上快速扫了几遍，脸上浮现几分兴奋，领着王贝到

了自己的房间,说:“房子不大,房租老贵了,要我 300 块,那啥,稀里哗啦猛讲价,最后要了 240 块,我们劈半儿分,要不就得多给 60 块钱,60 块也是钱,够我吃一个月的。”王贝诧异,心里不舒服,刚到啥都不说,就说房钱,她不好说什么,就说:“嗯呢。”卢兴芳指着床说:“这事儿你得依我,你睡里,我爱起夜,我睡外。”“嗯呢。”王贝回答。“老土,要说‘可以’,‘成’,不要说‘恩呢’”。表姐房间和小刘他们的差不多,多了一个布衣柜,桌子上堆满了化妆品,最不同的是化妆品中间的一个纸盒上摆着一个财神。卢兴芳说:“饿了,整点饭吃。”打开炉子,发现火灭了,她到小刘那儿弄了块煤,生着了炉子,开始做饭。饭很简单,煮面条,都没有放菜,加了很少一点油,再加点盐。正要吃饭,外面进来一个看上去四十多岁的男人,嘻嘻哈哈地对着卢兴芳说:“小芳,吃什么好吃的,也不叫你哥。”卢兴芳头都没抬,说:“谁认你哥,一边儿去。”男人看到了王贝,说:“表妹来了,可比你俊啦。”卢兴芳没好气地说:“老没正经,看谁都比你老婆漂亮,我们吃饭,你走,走,走!”男人边往外走边对王贝说:“小妹,我住隔壁,常过来玩儿,就叫我老符。”

吃过饭,她们开始坐在床上聊天,聊家乡,聊北京,聊王贝的嫂子,聊她们各自的情况和北京的情况,聊她们住地的情况。王贝问到工作的事,卢兴芳告诉她是一家化妆品公司,已经和公司打了招呼,具体事明天领她到公司再说。王贝知道,这个院子里除了房东外住了 7 家。小刘两口子住了西厢房一间,另一间西厢房住着一家收破烂的河南人,还有一间住着两个年轻的女孩子,早出晚归,不知是做什么的,东厢房的一间就是刚才来的老符住着,他是做倒

运建筑垃圾的人,来自河北张家口。另一间就是她们住的房子,南房住着两个还没有结婚的年轻人,女的在家不工作,男的是餐馆的厨子。最有意思的是东耳房住的是一个北京人,40多岁,单身一人,也不知道有没有家庭,据说他把西直门的房子以1500元出租了,到这儿200元租了一间,拿着下岗补助费,什么也不干。房东原来是肖家河的农民,现在没地了,自己开个小餐馆,连带出租房子,日子过得很好……

来到新环境,王贝激动、兴奋,和一个从来没见过的生人住在一间床上,她不习惯,翻来覆去睡不着,浮想联翩。王贝家里5个孩子,前面有四个哥哥,父母亲一心想要个女儿,最后生了她,东北人叫老疙瘩,最受宠爱,但她最要强,学习成绩在村里的女同学中最好,是佼佼者,后来考入吉林大学大专班,学习机电一体化专业,毕业后,想了很多办法才进入当地一个国营建筑公司的设计室工作,家里人都很高兴,可是不幸的是不久母亲去世了,父亲是村里的会计,身体也不好,一直有胃病,家里没有其他收入,家庭条件不是太好,几个哥哥在家务农或做一点小生意,也紧紧巴巴的,家里的经济还要靠她支持,工作三年后,单位因为经营不善,倒闭了。因为她工作年限短,给了3000块钱就算买断了。王贝的老家以农业为主,除了服务于农业的种子化肥农药农机等行业还可以外,再就是餐馆等服务行业,流动人口少,所以也不发达,平均一个月也就二三百块钱的工资,失业后,一直找不到合适的工作,她不愿意再回到村里当农民,没有发展,学了这么多年的知识也白费了,听说她嫂子的远房表姐卢兴芳可以在北京帮忙找工作,也听说很多

人到了北京，都做得很好，于是，她一咬牙就出来了。

北京是首都，是大城市，宽阔的街道，高大的建筑，车水马龙，比家乡好多了。可是当她在黑暗中借着微弱的灯光看到顶棚上快要掉下的秸草，又开始怀疑自己是不是在北京，远离亲人，远离故土，还隐隐约约听到眼泪在眼眶打转的父亲临别时说的话“差钱，给家里来信。”心中不禁有几分悲伤，又有几分迷惘……

二

第二天一早，卢兴芳就领她到稻香园小区的一个地下室里，转过几道弯，走过水渍斑斑的过道，来到一个房间里。小小的空间，挤了两张高低床和两张掉了漆的桌子，一屋子的人，有公司的人，还有和王贝一样受培训的人。经过大半天的培训，发了同样的工作服和工作提包，领取了同样的 30 套产品，和卢兴芳一起跟着领队走出了地下室。

此时的王贝心里凉了半截，这叫啥公司？这叫啥工作啊？就是个摆地摊的，上了大专，自己从来没有做过这样的工作，要是知道是这种工作，自己还不来呢。想着表姐给自己帮忙，不好拒绝，再说初来乍到，摸不着门，不做这个，又做什么呢，只好先忍忍再说，骑驴找驴，以后再找别的工作。卢兴芳看出王贝不悦，说：“别瞧我们家公司不咋样，来钱。跟着我干，没错儿。”王贝说：“我不是瞧不起公司，咋就觉得不像个公司。”“不尿它，只要挣钱，挣一天算一天。走吧。”

来到双安商场门口的过街天桥出口。卢兴芳说了一声“看我

的”就迎着一位下桥的年轻女士走了过去，递过去一盒沐浴露，笑嘻嘻地说：“小姐，我们是浓香意公司的，这是最新产品，”她还想说什么，人家瞥了一眼，没有说话就走了，卢兴芳有些没趣儿，但还是转过身来对着王贝做了个鬼脸，转过身来又连续和过路人打招呼，推销产品，王贝在一旁已经失去信心，后悔还不如不来北京呢，二十分钟过去了，两人还没有做成一单。

“干吗来了，还不快卖东西。”卢兴芳可能是没有做成一笔生意，心情不好，大声对王贝嚷了一声。王贝好像从睡梦中惊醒过来，是呀，自己干吗来的啊？心里紧张，这么多人看着自己，和要饭差不多，扭扭捏捏走向过路人，抖抖索索抬起手，手上拿着浓香牌的洗面奶：“洗面奶，要吗？”声音很小。过去了几个人，没有一个停下来的。一个穿着草绿色中山装的打工的中年人停了下来，有些自嘲地说：“你看我脸这粗糙劲儿，还用洗面奶吗？”王贝脸一下红了。卢兴芳赶了过来，接过话题说：“大哥，咋不能用啊，抹了比小姑娘脸蛋都光溜。”打工汉子直摆手：“不要，不要。”卢兴芳上去，挽着他的手说：“大哥，可以给老婆买啊，回去老体面。”常年没有碰过女人的打工汉子没有抽出手，当然高兴，但他说：“不要，我老婆也享受不起这么贵的玩意儿。”卢兴芳说：“不贵，你到商场看看，那才叫贵，就这样的至少也要你二百，我们一瓶只要你四十。”打工汉子犹豫了一小会儿，说：“20块钱行吗？”“不行。”卢兴芳很坚决。“不行，我走了。”打工汉子装着要走的样子。“行，亏本卖给你了。”卢兴芳说着，一副无可奈何的样子，快速把产品递给了打工汉子。打工汉子接过产品，从上衣口袋里掏出二十块钱给了卢兴芳。卢兴

芳说：“这下老婆高兴了，你就告诉她是二百的礼物。”“我还没老婆呢。”打工汉子回过头说。“原来还有傍尖？看不出来，还真有本事。”卢兴芳笑嘻嘻地说。

这一天，王贝一套产品都没有卖出去，心里很郁闷。卢兴芳一共卖了 80 块钱的东西，在公共汽车上一路反复唱着“你就像那冬天里的一把火，熊熊火焰温暖了我的心窝……”王贝听着腻烦极了，把头歪向一边看着窗外，一路无言。回家的路上，卢兴芳在胡同口菜市场，因为要收市，两毛钱买了一兜大白菜，“我每天这点儿买菜，贼便宜。”卢兴芳很是得意。回到家仍是清汤煮挂面，这次多放了些白菜。虽然中午只吃了一块红薯，王贝还是没有食欲，胸口像堵了什么东西一样，强制自己吃点面条。“咋整的，一套都没卖出去，读书人脸皮薄，脸皮薄管屁用，喝西北风，怕什么呀，豁出去了，明天叫啥也不能这样。”卢兴芳端着碗面条，瞅着王贝说，“哎，老妹子，我手头也紧，你把房租先给我，一共 240 块钱，你出 120 块，再先给我 50 块钱的伙食费，多退少补。”王贝二话没说，从行旅箱里取出钱给了卢兴芳。

第二天，她们来到了肖家河北头的天秀花园小区，大摇大摆地走进了小区，保安没有阻拦。这是卢兴芳总结出来的经验，越是大胆的走，越是没有人阻拦。看见有两拨老太太在花园里围坐在一起聊天、晒太阳。她们一人选了一拨，凑了过去。王贝在一个穿着整洁的干瘦老太太旁边蹲下来。老太太注意到了她，说：“这是哪家的姑娘，怎么没见过？”王贝很有礼貌地点点头：“我不是这个小区的人。我是浓香意化妆品公司的推销员。”老太太说：“看你细皮

嫩肉的，这么秀气，不像做推销的，有什么东西拿给我看看。”王贝想老太太对洗发水更感兴趣，就先把洗发水递给了她。不承想老太太接过洗发水仔细端量一阵儿，便说：“我们家正缺洗发水，多少钱一瓶？”“20 块钱一瓶，你要就给 15 块钱。”王贝又向前凑了凑说。“不要随便买推销品，怕是假的。”一个老太太插话。王贝担心生意给搅黄了，赶紧说：“不是假的，是真货，是最新产品。我把我们公司的名片给您，您可以打电话问。”“没关系，钱不多，我不愿意到商店去了，买一瓶。”老太太掏出十五块钱给了王贝，从王贝的包里挑了一瓶洗发水。王贝非常高兴，这是她做的第一笔生意。谢过老太太，王贝转身去找卢兴芳，恰巧她也卖了一瓶洗发水。

接着，在小区里转起来，遇到一个路过的年轻姑娘准备谈生意，保安过来了，嚷起来：“怎么溜进来的，不准在小区推销产品，快出去。”卢兴芳回嚷保安：“嚷什么嚷，咋的了？我们不偷不抢。”保安说：“赶紧的，出去！出去！”“走就走，有什么了不起的。”卢兴芳边说边往外走。王贝觉得委屈，走到门口才说开了：“欺负人，气死人。”卢兴芳一笑：“你还真生气，犯不着。走吧。我们干的就是受气的活儿。”

十多天过去了，王贝一共才赚了不到二百块钱，又交了一次房租，加上吃饭的伙食费，外出的交通费，带来的钱已花得差不多了，她开始着急，发慌，怀疑自己的能力，也许这个工作不适合自己，是不是找一找其他的工作，实在不行，只能打道回府了。

这天晚上，卢兴芳打麻将去了，王贝想到白天看到胡同口的超市发门口贴有招聘营业员的广告，于是她一个人跑到街上，鼓足了

勇气走进超市发,问其中一个营业员模样的女孩子:“你好,我,我想应聘营业员,行吗?”

声音很小。

营业员指指正在左边往货架上农夫矿泉水的中年男人说:“你找我们老板。”老板闻声,回过头打量王贝说:“以前做过没有?”“没有。我做过几天推销员。”老板想了想说:“初中还是高中?”“大专。”老板用讥讽的口吻说:“都说都是大专,要么是什么野鸡大学,要么是买来的。”“我是真的,机电一体化专业。吉林大学毕业。”王贝很认真地说。“你倒像个读书人。好吧,工资 500 块,不包吃不包住,如果干得好,还可以加工资,愿意的话,明天过来试试,怕就怕屈就你了。”老板又瞅了王贝一眼。王贝应了一声,出了超市门。

工资太低了,除去花费,剩不下钱,还不如推销化妆品,干得好,还可能有很高收入,就像表姐一样。她继续往北走去,除了发廊招收小工的小广告以外,几乎没有什么招工的信息。王贝听到过北京的同村的人说过,发廊小工是干特殊服务的,所以她不会去应聘。在返回的路上,偶然间看到胡同门口电线杆上的招聘广告,上面写着:本公司急招部门经理、文秘、服务员、营业员、推销员、市场管理人员、建筑工、电工、电焊工、各种技工,待遇从优。下面是联系人和电话。王贝心中一亮,马上找了一个公用电话打过去,对方很痛快,要她马上过去。

按照对方的指示,她来到了一栋简易二层楼的二楼的一个房间,小小的房间,一张办公桌前坐着一位稚气未消的年轻人,有一个年轻的女孩子在填表,墙上贴满了招工信息。原来是一个中介

机构。王贝也按要求填了表交给年轻人，正准备走，年轻人叫住她：“交 100 块钱。”王贝手上已经没什么钱了，觉得 100 块太贵了，转过身来说：“钱太多了，我不办了。”“看你不容易，给你优惠，50 块钱行吗？这是最低价了，保证给你找到工作，找不到退钱。”小伙子急切地说，好像要伸手拽她似的。王贝满心狐疑，中介也像卖小菜，但又一想，反正找不着可以退钱，没准就找着了呢。这么一想，心里便燃起了希望。于是也就痛快交了定金。此时的王贝，带到北京的家当也所剩无几了。

第二天，王贝和卢兴芳一起又外出推销化妆品，卢兴芳看到公共汽车站上的招聘广告时对王贝说：“这些都是忽悠人的，全假的，哪有工作，收了钱，甭想退，我们附近的有个中介，我还交了 100 块，到今儿也没要回来。”王贝紧张起来，赶紧问：“是不是那个北头的小二楼的中介？”卢兴芳说：“就是，你去了？”王贝心里没了底气，不敢说出来。只推说不大舒服，早早的回去了。

径直跑到二层楼，里面除了昨天的小伙子外，又多了一个黑黑的中年妇女。王贝说：“我不办了，退我钱。”“为啥？”黑妇人的粗嗓门。“我自己能找，你们不是说找不着退钱吗？”“找不着了吗？还在找嘛！”“您是说永远找不着，就永远不退钱了。”“你告诉俺们什么时候一定要找到吗？你签合同了吗？”“我，我，真是不讲道理。”王贝急的话都不连贯了。“谁不讲道理！再闹我去叫人了！”妇人脸上黑色的横肉一抖一抖的。“……赖皮！”王贝气得说不出话来。用手指使劲的梳理头前的刘海：“我只想要回我的钱。”“谁赖皮？你走吧！”黑妇人不由分说把王贝推出了房间。还说：“放心，我们

一定给你找到工作，找到了通知你。”王贝气得全身发麻，但也没办法，只有回去。回到家里，吃不下饭，还在一个劲梳理头前的刘海。

卢兴芳端着一碗面，感觉不对劲，说：“咋的了？”“没啥。”王贝把头扭向一边。“我的小芳，还没吃完？”老符走进屋里说：“今天二缺二，小妹也参加。”“别套近乎，小妹不会打，再找一个人。”卢兴芳说。王贝忽然站了起来往外走。“谁说我不会打，今天我参加。”倒叫老符和卢兴芳吃了一惊。

老符的屋子和她们住的房子一样大，不同的是在床的旁边有一口木箱子，紧挨着床就是一张崭新的麻将桌子，这可能是这个房间里最贵的家具。床上已坐着一位白白胖胖的30岁左右的男人，虽然坐着，仍然显得很魁梧，他是房东的儿子宋明，王贝听表姐说过，宋明在肖家河房地产开发办工作，还没有女朋友。宋明看见王贝进来，倒有些意外，忙指着他右边的位子说：“坐我下家，我给你喂牌。”老符坐在王贝的下家，卢兴芳坐在了对面。刚一坐下，就开始哗啦哗啦洗牌了。老符说：“还是老规矩，二、五、八将推倒胡。一、二、四块，一条龙，清一色，七小对，自摸加倍，小妹，你以前玩儿过吗？不要到时候说我们大男人欺负你。”“不常玩，没关系，我愿意。”

货卖不出去，又找不到工作，钱快没了，还被人骗，以后咋办，王贝心里难受，想打麻将麻醉放纵自己，忘掉这些烦心事。

王贝第一把牌抓起来就有三副牌成了，还没几手，听了一个三六万的口子，老符打了一张六万，王贝叫了一声：“胡了。”几个人说：“新手火力壮。”“老符故意打的，谁叫人家是美女。”“千刀万剐

不胡头一把。”

两圈过去，王贝自从第一把胡了以后，越来越背，倒是卢兴芳胡的多一些。“自摸，胡了。”卢兴芳拉长了声调得意洋洋地说。老符一把抓住卢兴芳的手说：“干嘛自摸，老爷们就在你边上，这手真嫩，摸摸我成吗？”“甬废话，四块，拿钱。”卢兴芳并没有甩开老符的手。“真背。”话虽这么说，老符乖乖地拿出了四块钱。王贝一摸兜，只有四块钱了，心都凉了，手不由自主地去理前额的刘海，下一把，上家宋明胡了。王贝额头上沁出了汗珠。其他三人都把钱给了。王贝愣在那儿，脸憋得通红，好久终于说出来了：“我没钱了，姐，能借我点钱吗？”“哪有牌桌上借钱的，不会打就不要打。”卢兴芳头也不抬，继续洗牌。

“小张，我借你，要多少？”宋明伸手掏钱。但卢兴芳几句话，王贝非常难受，心都凉了，找工作被人欺骗，还是亲戚都这样无情，人与人之间难道就只有利益关系了吗？她顾不了那么多了，接过宋明递过来的100块钱，反正身无分文了，还怕什么，光脚不怕穿鞋的，索性放开了。

卢兴芳打出一个一筒，宋明嘻嘻一笑说：“我杠你一筒。”老符一脸的淫相说：“她的一筒是我的，不能让你杠，嬉嬉。”卢兴芳倒在宋明的肩膀上说：“我们两口子，我的一筒就该你杠。”“嘿嘿，忒肉麻了。”老符醋味浓浓地说。王贝满身起鸡皮疙瘩，卢兴芳也太贱了。可当她看到自己有一付青龙的听牌时，非常激动，抓牌的手开始颤抖，抓起的牌正是她要的幺鸡：“胡了。”每人给了她8块钱，她长舒了一口气。以后王贝又胡了几个大胡，还了宋明的钱，还赢了一百